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孟德强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历史唯物主义叙事,首先,要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与现实背景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方位,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世界历史”构成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理论视野;其次,要在现实的群众主体及其历史创造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与价值旨向,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民群众”构成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依靠谁,又为了谁”的理论基础;再次,要在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类主体能动选择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与中国特色,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客观规律”与“能动选择”构成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正确,又有何特色”的理论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5-0040-12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6

Explor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NG De-qia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When narra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crucial to first comprehend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era orientation of this path within the overall process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The “world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future. Then,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subjec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masses and their historical creations.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who Chinese path relies on and whom it serves”. Thirdl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lies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objective social historical rules and the active choices of human being. The “objective rules” and “active choi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for comprehending “why it is correct and what are the unique features” about Chinese path. The dynamic prac-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21HMY038)

作者简介:孟德强(1999—),男,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ully demonstrates the truth and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reates a Chines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现代化”主要是指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由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强烈推动所引起的社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生活有效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化”这一范畴虽未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出现,但在他们那里,“现代”已有了具体的含义和科学的概念,即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变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对现代化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他们以现实的人及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从精神、自然、神等诸多因素中剥离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矛盾运动及其一般规律,深层透视了人类历史的演变机制并揭示了现代化的内在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生命力就在于其内在地包含着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即一般规律和普遍原理在特定时空场境中的具体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作用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从一般性中推导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唯一性,具体民族、具体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逻辑,因此把握具体对象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运用的真切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的最新概括与总结,是对“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道路的话语凝练。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释义,是自觉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正确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深度解码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现代化共性基础之上所具有的“中国式”特质的应有之义。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方位、历史主体与价值旨向、历史必然与中国特色这些重要理论问题,对于进一步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视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知、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在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与现实背景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方位

历史唯物主义确证了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生成与持续演进的客观运动,故“现代化”一词又被译为“成为现代的”(to make modern)^[2]³,这表达了其历史的、动态的、实践的涵义。肇始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史无前例地开辟了世界历史,它使原先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历史都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是中国现代化“被动启动→自主建构→创新发展”的历史性变迁进程。当前,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3]加速演进的时代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运行和未来前景与世界历史的实然状况和发展趋势彼此关联,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走向更加密切。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出发,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与现实背景中准确理解和科学研判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方位,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过去、

审视当下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要求,只有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认识,才能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中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进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的现代化被动启动于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融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生成过程。纵观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是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正是不断追逐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形成,进而最终开创了世界历史,因而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他们又指出,资本主义在向世界传播工业(现代)文明以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创造“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4]35}的世界历史的同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从属”或“依附”结构的逐步形成,“地域性的支配”在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中延伸成了“世界历史的支配”。在殖民扩张逻辑的导引下,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生产方式推行至一切民族,从而使得一切民族(包括最野蛮的民族)都被推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这意味着现代化已成为一切民族的历史性命运,学习并追赶先进工业国以实现现代化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已成为一切后发国家——“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4]35}——在世界历史总体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

中国的现代化被动启动于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融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炮舰的武力威胁下和以商品为象征和标志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昔日闭关自守的中国被强行推入世

界历史的发展轨道,“被动”地“嵌入”到现代化的历史之中。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近代先驱者们进行了艰难探索以求挽救民族危亡与抵抗国家衰败,其间,生发了诸如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代表的被动性改良运动,尽管这些变革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早期现代化意识启蒙和资源积累意义,但是在传统儒学的思想框架内,终因其具有以“求自强”和挽救封建腐朽统治为目的的根本价值取向而遭遇了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确立了共和制度,并在西方现代化改革思潮的影响下,试图仿效并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然而,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中国并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长土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及其在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其现代化探索的依附性。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任何不触动封建根基和不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改良运动和资本主义道路都行不通。事实上,对于中国及一切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国家而言,要想摆脱日益扩大的、世界历史的“异己的力量的支配”^{[6]541},彻底脱离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关键是要主动探索适合自己的自主性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建构于中国共产党立足实际国情、顺应世界潮流的奋斗征程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开辟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格局与历史走向,也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人民拥有了新的思想武器。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现实结合中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探索展开了新的叙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视中国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开启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独立自主绝不等于闭关自守,中国式现代化也绝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而是在时代潮流的发展中创造,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创新。毛泽东指出:“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7]380}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性审视中认识到了其存在的缺点,于是强调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主动融入世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过程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命题。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8]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在汲取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现代化工作方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逆流而一度处于低潮状态,面对世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顷刻崩塌的国际形势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骤减的国际压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战略定力、执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牢牢坚守四项基本原则,有力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激发了个体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能量与活力,成功地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推进到新世

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体系、战略布局、实践举措方面的重大创新,取得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新成果,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可感可行,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社会动态演进的结果,也是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现代化实践与世界历史运动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其所蕴含的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众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其所蕴含的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既有现代化模式下选择并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实践自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于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推动世界进步的时代变局之中

新时代新征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历史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加速演变的新阶段。概括起来就是,当前国际政治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虽然还在延续,但是纵向来看,世界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在不断增强。虽然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依旧是“西强东弱”“资强社弱”,但是“东升西降”“社升资降”的趋势愈发明显,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日益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自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和产业领域仍具有领先优势,但它们已不再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唯一发起者和主导者。新时代新征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困难交织。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和平与发展环境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单边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不可再生性能源与资源耗费巨大,环境问题愈发深重,等等。面对时代变局下的现代化困境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出发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发展大势,作出了正确的历史判断与选择,高瞻远瞩地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逻辑,以胸怀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观念,超越霸权主义国家零和博弈的单边逻辑,积极推动世界、时代和历史向着进步的方向演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新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9]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意义,越来越超出民族性和地区性的范围,其对于现代化发展模式创新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世界性和全球性作用,其致力于践行多边主义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历史逻辑,将对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式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时代变局中站在了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充分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二、在现实的群众主体及其历史创造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与价值旨向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世界历史图景是由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其中最根本的形式为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人民群众所开创的。所谓“人民群众”或“人民”,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式,即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指包括所有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阶级、阶层及社会集团。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场所有着不同的构成,因而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人民群众的主体构成始终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资

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因此,现实的群众主体及其历史创造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成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也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依靠谁,又为了谁”的哲学基点。

(一)以现实的人民群众为主体与创造者的现代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并非某种幻想的、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不论其生活于哪种社会形态中,都必然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具有一定社会性的人。由于人是社会的一种存在,因此处在一定社会有机体中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现实的关系和联系,这种关系和联系取决于人们的某种需要和一定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并因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不断发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便表现为“历史”,历史的本质不过是现实的人追求自己目的(需要)的实践活动而已。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历史置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维度之中,使得他们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将历史排除在人之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他们都以意识、宗教或神学作为哲学批判的出发点,事实上,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所想象的“实体”“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等抽象的东西的真实根据,恰恰就是现实的人及现实的生产力与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未能突破宗教观念批判框架的哲学家们,在历史上“也只能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6]545},而没有看到历史首先是在人们的实践中被创造并获得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理解为现实的人的创造活动,依此构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将历史的本体由“绝对精神”和“抽象的人”还原为“现实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历史的创造者的名称归为人民群众,而非少数英雄人物。“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287},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生产活动)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驱动力,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和

创造者。以现实的群众主体及其历史创造为基点反思和检审现代化,就会认识到现代化并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观念构造,而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所生成的现实创造。并且,将现代化视作人民群众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出来的能动的社会历史创造,不仅可以看到人民群众之于现代化的主体性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现代化的价值旨向首先是人民群众。

(二)以人的主体异化为生存境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率先进入现代化社会,形成了以社会化、工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悖论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劳动者)的主体异化之生存境遇。他们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比过去的一切社会阶段都要多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新的生产部门的创造、普遍的劳动体系的丰富、科学技术与组织管理的创新,以及摆脱了狭隘联系与自然崇拜的社会的人;另一方面,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文明作用”的现代社会形态才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发展悖论和现实困境。展开来讲,其一,人与物关系的颠倒。马克思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抽象(关系)”统治着个人,并且,成为统治的“抽象”以物的形式出现并全面浸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规定着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处境。例如,机器作为工人劳动活动的产物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机器体系也是适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生产资料形式,但是对于在资本生产条件下的工人主体来讲,机器却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10],工人通过操控机器把自己的技能和力量赋予机器,机器则因具有技能和力量而代替了工人。机器一方面排斥着工人,另一方面又吸引着工人,资本的增殖要求便是赋予资本生产以机器体系的普遍化,于是便不断产生出新的生产部门与岗位,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为了不至于饿

死而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此外,机器本可以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以解放工人,但工人的自由时间被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无偿占有而成为剩余劳动时间。于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成为工人的异己性存在,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由此工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及异化事实表现为:工人的活劳动能力其条件和结果表现为一种对活劳动能力本身极端异己的、外在的资本,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反过来支配、统治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摆脱对人的依附关系的同时,却陷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1]的现代困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资本至上”并将实现资本增殖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逻辑指向,其结果便是追求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会不自觉地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人(劳动者——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丧失。其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认为,与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形成了普遍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其目的是使自然界变为“为我性”的效用世界。由科学和技术所构筑的日益强大的工业力量史无前例地改变着自然界,“人化自然”被史无前例地创造出来。吉登斯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正是工业主义^[12]。以单纯追求最大经济利润为目标的工业主义所带来的是不可再生性能源的短缺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趋势,严重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其结果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因此,从本质上讲,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是一种对内剥削、对外扩张的现代化模式,其资本要求不断克服和超越剩余劳动的量的界限以实现价值的无限增殖,而不加约束地追求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会不断生成和放大资本的非理性方面,从而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生产过剩以及不可控的各种社会弊病的出现,且造成现代性的失控。而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新形态,建构“高度文明的、自由个性的人的发展”的现代化

便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以人民为历史主体与根本价值旨向的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虽正式开端于西方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构成唯一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在于其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与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向,这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分野与显著优势。“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3],以人民为历史主体与根本价值旨向的理论属性与实践特色始终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与本质要求之中。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7]211},因此,人民的历史创造是中国式现代化不竭的动力之源,人民始终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力量。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提出了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体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于中国人民力求摆脱压迫、实现“站起来”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and 政治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中国人民力求摆脱落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于中国人民力求摆脱贫困、实现“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道路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奋进于中国人民力求实现美好生活、实现“强起来”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完成,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及其历史创造的现代化道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认同与自信。

其次,与追求“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

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包容资本、利用资本与充分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资本创新逻辑^[14];坚持在充分激活资本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以尽力减少资本的负面效应(潜在的剥夺机制等);坚持人的劳动主体地位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客颠倒逻辑,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中真正做到资本为人民群众福祉和社会公共利益所用。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图景,将人民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旨向。“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内蕴“小康之家”之义的现代化^[15],将其目标综合表述为“小康”,创造性地为现代化赋予了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的意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6]中国式现代化确证的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的、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共同发展且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范式,它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包含在内。“人的全面发展”可表示为一种包括物质经济因素与众多非物质经济因素在内的动力学,即追求“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在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类主体能动选择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与中国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不仅在于它

确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即现实的人及物质生产;还在于它从现实的人及物质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它们作为社会系统内在机制的客观运动规律,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规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应该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机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它在强调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必然性的同时,又承认其具有历史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由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所决定而具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是人类主体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能动地选择的,因而人类的现代化道路又呈现出多样性。

(一)现代化是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类主体能动选择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社会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汇总了全部社会生活和过程,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大领域以及其他社会要素。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相互联系来分析社会,并以此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和规律。其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根本的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客观运动,共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所谓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指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只有从总体上全面理解和把握这种规律,才能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作出正确的认识 and 解读。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具有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它制约着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交往形式,也规定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和趋势。也就是说,人类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类想要通达“自由王国”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行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历史客观规律始终制约着人类历史行进的道路选择。但是,社会历史规律又与自然规律不同,自然规律通过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变化自发地表现出来,而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17],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与发展趋势,它存在于人类主体的活动之中。人类主体活动的动机、意图、目的等,都会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因此,我们对社会客观规律进行深入的质的考察,需要与人们具体的历史活动相结合,因人们展开自身活动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人们的活动就会呈现为多种形式,从而使活动产物的发展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人类主体在发挥能动选择性的同时,必然会受到历史客观规律的制约,发展的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将取决于客观条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是如此。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走向现代化的具体道路,但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否有效,要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人民群众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这便是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类主体能动选择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类主体能动选择的辩证统一,并在其中彰显出自身的历史必然与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合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规律,合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利用不断增长的知识、科技改造自然和社会,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各领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促使传统不发达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又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选择性,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合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而具有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产物。具体地说,就是以蒸汽机等现代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应用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推动力,促使传统手工业向工厂大工业转变,旧的生产方式逐渐被现代生产方式所代替,以工业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文明逐步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生态等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及整个市民社会的重大变化,从而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且是历史的过渡形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但也创造了限制资本自身发展的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一方面要求无限度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内在存在着对生产力发展的特殊限制,于是,“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18],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就不再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关系,它必然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的出现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便终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性存在的“神话”。当然,马克思明确强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始终要以充分占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为历史前提,可以跨越或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无法跨越或取代与这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因此,现代化的建设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意义,落后国家(特别是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东方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使生产关系的调整 and 改变、上层建筑的变革和完善朝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要求的方向推进。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运

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成功地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推进。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生产关系领域的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为开端的,这是率先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早期西欧国家通过生产力革命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特点^{[2]108}。中国并不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身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仍面对着如何进一步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这一课题。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活力、自觉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面对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的现实国情,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变革传统生产方式,并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7]215},如此,变革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就显得十分必要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与现代化规律的探索,在“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和实践中展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为根本遵循,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立足于这一最大国情,提出了党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确认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十分清晰地把握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性,正因如此,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明确将其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此外,他还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大力发

展科技和教育,充分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等文明成果,以此来推动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社会局势,在充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为战略定位,紧扣百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推进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以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化路径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层面上加以解读,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鲜明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因中国人民的主体能动选择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人类主体选择是在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下进行的,“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19],人虽然无法创造和改变规律,但是人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新的实践活动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范围,为自身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总结社会历史规律,通过自身能动的实践活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又告别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探索既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意志又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1]其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既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又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特征,极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内需潜力以及劳动力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推进的动力源泉。人口规模巨大既存在规模优势,又存在规模负荷挑战,在一个14亿多人口体量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汇聚民力和代表民意。罗兹曼认为,中国共产党为特定目的而集中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显著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之一。^[20]把如此众多的人口引上一条令人瞩目的新路,极大地改变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非凡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人类历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其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绝不同于“两极分化”“平均主义”或西方的福利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赋予人民追求平等和发展的权利,培养和提升人民“能够富裕”的意识和能力,让全体人民都享有共同致富的机会,缩小贫富鸿沟。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分阶段、分层次地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再次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其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已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物质上丰裕而精神上贫乏是不可取的。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有利于焕发出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注入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硬实力与软实力同频共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协调思维与协调能力。其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价值诉求,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关键在于兼顾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力尺度与生态尺度)的关系,要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与价值遵循,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的同时,中国主动担当起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大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1],中国正在以切实行动推进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减排承诺,为共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贡献中国力量。其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守“和合”文化传统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不走一些国家通过对外战争、殖民扩张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遵循主体平等与和平发展的国际运行规则,并且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主体能动选择下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这并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恰恰相反,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充分遵循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特殊视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与特殊规律,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现代生产力、人与社会多样化因素的发展)和基本方向(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具有普遍性,对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来说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各民族、各国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人民主体的选择不同,因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多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其鲜明的“中国式”特质,正是这种民族性和特殊性,让

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看到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道路一条,“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固定的、可以照搬的发展道路,而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发展启示,那就是需要且完全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国情选择契合于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这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3-02-08(1).
- [2]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2022(21):4-35.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 [9] 习近平. 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2-09-17(1).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3.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12]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3.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 [14] 任平.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道路之新”的矛盾体系与出场逻辑[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5-17.
- [1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 [16]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9):4-18.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4.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 [19]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1(7):4-17.
- [20]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77-678.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4.
-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39页)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底气、鼓舞全体中华儿女奋发有为的志气、动员全国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骨气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迸发出伟大的斗争精神和创造伟力,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之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
- [2] 刘建明.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Z].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334.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94.
- [5] 吴玉章. 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J]. 解放,1938(52):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21.
- [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8.
- [8]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7.
-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艺论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0] 范文澜. 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N]. 解放日报,1943-07-10(1).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4.
- [14]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7.
- [15]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4.
- [17] 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EB/OL]. (2021-03-2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323/c1024-32057954.html>.
- (责任编辑:白丽娟)